

武俠小說篇

第十七回 智避降芒德五逃塞北
智商計冒六引風流一八七

黃驥北笑道：「那樣一來，可苦了徐郎那老頭子！」
黃驥北說：「我跟他倒沒有什麼交情，遂又想了想。
就說：『好吧。』我回去就寫一封信，連銀子一齊送來。
就奉勞弟走一次河南，去請苗振山來京。可是，是在苗振山未來到北京之前，我們總要把這件事隱秘一點才好！」
賈寶嵐和馮家兄弟都說：「那是自然。」

北插頭說：「我跟他的確沒有什麼交情，所以才這樣說。」
黃驥北聽了，點了點頭。心裏雖然略覺痛快了一點，可是又想：自己與賈寶嵐素不相識。他若是騙去自己一千多兩銀子，把苗振山請不來。他也不回北京來了。那可怎麼辦？自己不要被人笑爲兔頭嗎？但是又想：也許不至於。賈寶嵐既在四海鏢店作鏢頭，大概不能作出丟臉的事。只要他能夠把謝翠纖在北京的話告訴了苗振山，苗振山一定要負氣的前來。至於那一千兩銀子，賈寶嵐是如數送給苗振山。還是他自己昧起來。那我就不管了。不過還水救不了近火。苗振山至快也得二三十天才能趕到。此時若是李慕白出了監獄，他提着寶劍我自己來。那可怎麼辦？他們兄弟也替黃驥北出了很多力。只給了五十兩銀子。在這個時候，黃驥北也不敢得罪他們兄弟。只得又取出五十兩來給他。馮懷方才喜歡着走了。這裏黃驥北爲一個李慕白。這樣傷財惹氣。又是心疼。又是氣惱。因之犯了咳嗽吐痰的舊病。二三天也沒有出門。到了第四天。這日晚間，黃驥北的愛妾正在服侍他吃藥。忽見顧子進來。說：「三爺來了。」

（十五）……流聲……
可是當睡前追憶時，頓感到大家沒有真正笑容，好像在不安與苦惱中強推愉快的笑容來博取羣體的歡樂。
「呀！似乎一直爲失業而苦惱呢？」
珍在黑暗裏看着我。

「怎見得？」
「他的眼在告訴我。」「是嗎？」
「在這裡失業也很平凡嗎？」
「是的。」

「那麼你……」失神的陰影顯然很深刻地潛在她的心靈上了。
「那麼我們更要忠誠而勇敢地生活！」
我忠誠地拍着她。

飛龍篇

THE CHINESE TIMES established in 1907, is the oldest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s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s' in Canada Publishers Ltd.

共門信條
以義氣團結
以忠誠救國
以義俠除奸

上過去熱鬧。但愛好此道還不少人。每到農曆元宵，也有人設燈社，備些文具之類作獎品。任人來猜。但燈社必須有幾條懸掛羅網的謎。

記得那時有友人也設燈社。其中有作爲看家本領。以免被入全部猜中。但燈社必須有幾條懸掛羅網的謎。是射四書三句。果然一連三晚也沒有人猜中。

後來我問他究竟謎底是什麼。原來是沒有謎底。是他故意捉弄人的。
我說：「可以拿這謎底來射西廂記『只許心兒空想』一句。雖不算好。總比經〔淺則揭〕。請燈社主持人來猜。爭到一千交果實，不然，很快會在土改的政策下和農民的皮鞭上喪生。省幾文汗錢，（未完）

又會同友人到一燈社猜謎。友人猜

中了很多。揭去不少紙條。臨時作了一

堆東斜西湊的字形編在信箋上，這是珍父親的來信，大意說在家已

進行土改了，他被劃爲地主，現在已被

鬥，刺打着我的心，我倚着床杆預感是

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來臨，我顫抖的翻開

這裏在枕底抽出遞我，彷徨而求助的

生活，壓根兒我們未曾作過壞事。」

這是淚，像粒粒的鉛石，口口的利

刀，刺打着我的心，我倚着床杆預感是

一堆東斜西湊的字形編在信箋上，這是珍父親的來信，大意說在家已

進行土改了，他被劃爲地主，現在已被

鬥，刺打着我的心，我倚着床杆預感是

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來臨，我顫抖的翻開

這裏在枕底抽出遞我，彷徨而求助的

生活，壓根兒我們未曾作過壞事。」

這是淚，像粒粒的鉛石，口口的利

刀，刺打着我的心，我倚着床杆預感是

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來臨，我顫抖的翻開

這裏在枕底抽出遞我，彷徨而求助的

生活，壓根兒我們未曾作過壞事。」